

捧读精品 享受阅读

中国小说学会权威评选

中国小说排行榜

十年榜上榜

中篇1或短篇2

一树槐香

我困了,我醒了

两位富阳姑娘

月光斩

幸福的一天

太平狗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冰雪荔枝

取暖

方向盘

锦衣玉食的生活



取暖

艾伟 麦家 陈应松 乔叶 等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小说排行榜

十年榜上榜

取暖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取暖 / 乔叶等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0.7

(中国小说排行榜十年榜上榜)

ISBN 978-7-5387-3060-9

I. 取… II. ①乔…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4328 号

出品人 张四季

出版策划 魏洪超

责任编辑 陈秋旭 魏洪超

装帧设计 爱溪美子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中国小说排行榜十年榜上榜

取 暖

艾伟 麦家 陈应松 乔叶 等著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 710×1000 毫米 1/16 字数 / 317 千字 印张 / 18.25

版次 /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3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序：新世纪的文学阅读

雷 达

在今天，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不断呈现出大量新的质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它与传统文学血肉相连，尽管它与新时期其他各阶段的文学有扯不断的精神关联，尽管它仍处在打开自己的过程中。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它正在嬗变为一种具有新质的文学段落。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只要看一看这部《中国小说排行榜十年榜上榜》里的作品，细加寻味，就不难得出新的看法。

《中国小说排行榜十年榜上榜》是在中国小说学会十年来历次排行榜中，选择每年上榜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前三名，组成其庞大阵容的。中国小说学会每年的“中国小说排行榜”评选是审慎的，一切从文本出发，只对文本负责。它有一系列的“不考虑”：不考虑作家的名气，不考虑刊物的名气，不考虑作家的性别，年龄，身份，所在地区，更不考虑评委与作家之间的人际关系，尽最大可能把非文学因素排除在外。这是一个没有奖金的排行榜，只是一种承认，一种荣誉，一种评价。但作家们却相当认可。金钱并不能证明一切。写作者之间的竞争，说到底，就是才情和创造力的竞争。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专门研究小说的民间社团——中国小说学会明确提出了学术性，专业性，民间性的自我定位，提出了历史内涵，人性深度，创新精神这样三点作为衡文的标准。多年下来，应该说它赢得了社会的尊重，

得到小说家们的首肯，特别是在海外华人写作圈中赢得了相当的信任。这部书是在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优中选优的，它的艺术质量应该是有保证的。

在这部书里，通过大量作品，我们应该看到，新世纪社会人文背景和读者的需求，自然地滋生出了对新文学精神和样式的诉求。就纯文学而言，大的主题和审美精神正在发生着微妙衍变，而新的审美生长点也正在出现。

首先，释放现代性乡愁和从文化想象的角度重新透视乡村史，成为新世纪十年文学在乡土叙事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新世纪文学是在现当代文学的庞大背景下延伸的，它不可能完全脱开传统的表现对象和一贯的视点。自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农民与乡村向来是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数千年农耕文化传统是其稳固而深厚的审美资源，这一点无须多言，还在继续。在城市化的滚滚浪潮中，现在许多作家虽仍然立足乡土，守望乡土，不过表现的重心明显变化了。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乡土叙述主要以现实主义手法，以政治文化的尖锐而深切的反思来作为突破口；如果说，90年代的乡土叙述主要以文化化的视角重新观照家族故事和宗法传统；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叙述，就更侧重对日益解体中的传统乡土的现代性乡愁的抒发，更关注农民的灵魂状态，文化人格，更关注他们在急速变革的大时代中道德伦理的震荡和精神的分裂，从而把表现重心放到中国农民在现代转型中的精神冲突和价值归依上了。而其表现手法，大都具有与政治经济事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淡化写实性，突出写意性，突出文化想象的特点。

第二个重大变化是“亚乡土叙事”的崛起。这成为新世纪表现城市生活的一大数据景观。也许这是人们始料所不及的。我们曾预言，新世纪文学最大的变化在于文学重心的转移：“都市”正在取代“乡村”成为文学想象的中心；对农业文明传统深厚的中国社会来说，都市化、市场化以及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不但改变着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而且也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明状态，这将直接移动文学的主题，估计一个都市文学的创作高潮即将来临——现在看来，这个结论说早了，没有看到这种转化的复杂性。由于中国缺乏都市文学的深厚传统，我们预期中的“纯都市文学”并没有提供足够的文本，倒是亚乡土文学占据了都市文学的主要空间。这也是中国特色和中国经验所决定的。

那么什么是“亚乡土叙事”？由于现代转型社会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于是新世纪文学中一大批作品的笔触伸向了城市。这

类作品根子和魂灵虽在乡村，但主战场却移到了城市，描写了乡下人进城过程中的灵魂漂浮状态，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必然经历的精神变迁。与传统的乡土叙事相比，在亚乡土文学中，乡土已不再是美丽的家园，也不是荒蛮的所在，而在城市化的冲击下变得空壳化了。亚乡土叙事中的农民已经由被动地驱入城市变为主动地奔赴城市，由生计的压迫变为追逐城市的繁华梦，由焦虑地漂泊变为努力融入城市文化；谁也没有办法抵御现代化浪潮的席卷，离开乡村的年轻人再也不愿回去，不但身体不愿意回去，精神也不愿意回去。城市是当代中国价值冲突交汇的场所，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两种文化的冲撞，产生了强烈的错位感、异化感、无家可归感。现在中国实力派作家里大约60%的人都在写这类东西，尤其是在中短篇小说和诗歌领域。

当然，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新世纪的“文学都市”也正在逐渐形成中。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市场化、现代化，写“都市”的作品多起来了，成为大势所趋，其特点是，既不同于茅盾式的“阶级都市”，也不同于沈从文式的“文明病都市”，又不同于老舍式的“文化都市”，更不是周而复式的“思想改造都市”，它主要表现为物质化、欲望化、日常化、实利化的“世俗都市”。文学场景由之发生巨大的转换。如果留心，将会发现，填充在这些都市空间里的文学，除了80后、90后的青春书写，还有对女性和知识分子的书写占了一定分量。

目前最大量的还是以官场小说为主打的城市文学的欲望化叙述。官场小说的流行或“泛滥”，成为一个重要现象，基本占据了大众阅读的重要位置。一方面，要看到，这是社会现实和心理的反映，也是反腐倡廉的社会需求在刺激官场小说的生长；但官场小说的创作也存在很多问题，有些作品成为升官秘笈、厚黑宝典或腐败花样的展览会，有些热销书倾向于对官场的窥视和陶醉，满足于娱乐、消遣、暴露，只有指认能力，没有精神批判能力，更缺乏充沛的正气。如果说有一些作品写得比较好些，那是把官场作为平台，写了人性，写了日常，写了文化。现在官场小说实际上成了最大的“类型化”。这种势头不利于文学表现广阔多样的有机联系的当代生活。英国文论家伊格尔顿曾非常强调政治视角的重要性，他说“文学永远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应该“召回政治视角”。这是很有见地的。在我看来，由于故意地回避和淡化政治，已经损伤了我们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和感染力。但文学所讲的政治伦理，政治文化，应是一个大的概念，政治小说不仅会涉及社会深层结构问题，还会涉及政治文明和文化心理结构，深触人的灵魂世界和时代的精神课题。我

一直觉得，当下中国文学还缺少优秀的政治小说。

在这部书中，有不少中短篇小说，很难作出题材的划分，但它们是优秀的，深刻的，因为它们都没有离开如何发现人，认识人，关心人的问题。这个问题事实上决定着新世纪文学的质地和前途。我们常说，人的发现曾是20世纪贯穿至今的一个重要的不断深化的精神课题。现当代有过三次人的发现，五四发现了个体的、或者说个人主义的人；30到40年代发现了阶级的人，或被压迫求解放的人；七八十年代重新发现了被专制异化的人，重新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价值。这是极其重要的影响全局的思想史进程。而现在，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高科技化，网络化发展到了如此的地步，我们是否又面临一个人的再发现的问题？新世纪文学中一部分作品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深化，那就是更侧重于“人的日常发现”。新世纪的“人”既不同于1980年代的“理性”的人，也不同于1990年代新写实的“原生态”的人，或“欲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了的人。依我看，近些年来，一些作品更加注重“个体的、世俗的、存在的”的人，并以“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作为“灵魂重铸”的内在前提和基础。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新世纪文学有其自觉或不自觉的新的焦虑点，那就是围绕对人及其处境的新思索，关注精神生态，关注文学如何穿越欲望话语的时尚，着力从家族、历史，地域、乡土，政治文化和集体无意识的角度，对民族灵魂状态进行多方位的探究与考察，力图寻求民族灵魂的新的生长点。新世纪文学应有丰富的题材资源和写作可能性。

我希望广大读者能带着更为广阔的眼光，更为超脱的理念，更为自由的心灵，来欣赏《中国小说排行榜十年榜上榜》中的中、短篇小说佳作。

2010年8月

（作者系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著名评论家）

目 录

001	序：新世纪的文学阅读	雷 达
001	中篇一或短篇二	艾 伟
030	一树槐香	孙惠芬
066	我困了，我醒了	映 川
097	两位富阳姑娘	麦 家
109	月光斩	莫 言
117	幸福的一天	刘玉栋
129	太平狗	陈应松
168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迟子建
210	冰雪荔枝	李 铁
242	取 暖	乔 叶
258	方向盘	鲁 敏
273	锦衣玉食的生活	方格子
283	附 录	

200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中篇小说第一名

中篇一或短篇二

艾 伟

俘 虏

我决定就此死去。我躲在山洞里。洞里无比黑暗，只有左方有一缕光线，刺眼得像美国人的探照灯。我不看那光，那光让我心烦。我一直闭着眼，饥寒交迫，希望死亡快点来临。在钻进山洞之前，我看到遍地的尸体，那都是我的战友，他们刚才还是活蹦乱跳的。他们在枪林弹雨里冲锋，相信自己一定会赢。我像他们一样，从来没想过会全军覆没。只有我还活着，在黑暗中，我感到羞辱和困惑。我渴望在敌人到来之前死去。我已准备了子弹，如果敌人到来，我准备一枪结果自己。

我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一群南韩人正围着我，他们的枪口对着我的脑壳。我这才知道我是被弄醒的。我意识到自己被俘了，我迅速拿起身边的枪，但他们的反应很快，把我的双手架住，让我无法动弹。我挣扎了一下，可我已没有一点力气，我沮丧地喘着粗气。他们哇啦哇啦叫着。在参战前，我们学过几句简单的朝语，我听懂了其中的几句。他们叫我安静，不要反抗，否则要毙了我。我愿意他们一枪毙了我。

我想不通。我从来没想过失败。我们跨过鸭绿江的时候没想过这个，至少没想过会被抓起来，做俘虏。在我的脑子里，俘虏是个同我无关的耻辱的

词语，这支部队从来没有教过我们举手投降。但现在我却被活捉了。

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哨所。他们开始审问我。我当然什么也没有说。那些南韩人气坏了。我看到他们眼中的杀机。我要激怒他们，让他们毙了我。要激怒这些南韩人很容易，只需用眼神。他们见到我眼神中的鄙视，怒不可遏。他们就把我拉出去，威胁说要杀了我。我求之不得。他们把我拉到一条积冰的河边，把枪顶在我的头上。我想象我的血在冰面上流动的情形。老实说，这个时候，我是有点恐惧的，我的腿有点发软，我灵魂出窍，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我想，我应该喊几句革命口号，就像狼牙山五壮士一样。喊口号也许可以消除恐惧。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人托马斯出现了。

托马斯是急匆匆跑着过来的。他穿着美军野战服，手上端了一支冲锋枪。他一路大喊大叫，对那些南韩人指手画脚。后来，他用胸膛挡住南韩人的枪。他伸出手指在摇动。我不知道这个美国人在说什么，但我意识到这个美国人把我从南韩人的枪口下救了下来。当时，我的胸口充满了喜悦，这喜悦非常饱满地在身体里膨胀。但喜悦迅即消失，沮丧马上占据了我的心头。因为活着对我来说是屈辱的没有尊严的。南韩人不敢违抗美国兵，他们让托马斯把我带走了。我被带到一公里之外的美国兵营。

托马斯是负责管理战俘的，能说汉语。战俘营有十九位战俘，他们看上去很茫然，只有一个叫李自强的家伙，似乎比较乐观。托马斯经常找他，向他交代相关事情，然后再由他传达给我们。我很小看这个家伙，认为他相当于一个汉奸。反正就像电影里描述的，帮鬼子干活的没一个好东西，不管这鬼子是日本鬼子还是美国鬼子。但战俘营里其他人却非常尊重李自强，也愿意听李自强的指挥。一个难友见我不说话，劝我说，李自强刚开始同我一样，黑着脸不说话，关了一段日子，他也就适应了。那难友还说，原本，他们的伙食不好，但通过李自强的交涉，现在伙食好多了。难友劝我想开点，战争总是有输有赢的。我冷冷地看了那难友一眼。

我还是不说话。很少吃东西。我想死去。到了晚上，死亡的诱惑更加强烈，就好像这黑色的夜晚就是死亡本身。我幻想一觉醒来我已不存在，像空气一样消失了。有时候，我的眼前会出现死亡的景象，令人奇怪的是，脑子里出现的死亡的图景并不阴森，而是有着天堂般的灿烂光芒。这样的夜晚我会想另一个问题：如果我死了，真的什么都不存在了吗？我会在哪里呢？这是个令我困惑的问题。

经常有飞机从兵营飞过，还能听到远处的隆隆炮声。战争就在不远处展

开，但对我来说，战争像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已与我无关了。难友们也都没有睡着，他们竖着耳朵，倾听着外面的一切。我听到睡在李自强身边的难友在悄声说话：

“你说这战争什么时候完？我们会赢吗？”

李自强没吭声。

“如果我们赢了，我们算什么？功臣吗？”

“睡吧睡吧。”李自强恶声恶气地说。

“也许他们会在战争结束前把我们杀掉。”那难友一脸忧虑。

又一拨飞机从头顶掠过，但兵营里没有人动一下，就好像那些飞机并不存在。我感到恐惧在难友们中间弥漫开来。其实每个人的心头都存在这些疑虑和担忧。这疑虑和担忧令我感到绝望，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极度的挫败感。

第二天，我是被一阵尖叫声惊醒的。我看到远处的地上流着一摊血，蜿蜒曲折，散发着幽暗的神秘的光芒。那血就是从昨晚说话的那位难友的手腕上流出来的。那难友的右手紧紧攥着一块玻璃片，他的左手无力地伸展着，手腕上那被玻璃切割的部位已肿成了发糕。他的脸白中带青。难友们无声地立在一旁，没人吭声。光线从窗外照进来，安静，和平，亘古不变，就像死亡一样永恒。

一会儿，托马斯来了。他的眼中有一丝悲伤。他和李自强叽里呱啦说了几句。

“把他埋了吧。”李自强说。

李自强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他的脸颊偶尔会抖动一下。难友们开始干活。他们在兵营外的山谷里挖了一个坑，然后把难友埋了。一会儿，亡者就这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就是死亡。如此安静，不着痕迹。我抬头望天，这片土地上的天空高邈深远。我的心像突然被消融了一样，就像死亡突然降临到了我的身上。

几天以后的早晨，李自强拿了一大堆罐头，对难友们说：“快吃早餐，吃完后，今天去修路。”

李自强带来的是牛肉罐头。我很少吃东西，基本上处在半绝食状态。我很久没吃到肉了。今天，当罐头打开来时，空气中飘荡的肉香令我浑身颤抖。我于是吃了起来，我的肚子渐渐瓷实起来。本来，因为我的身体，李自强没安排我去修路。但我突然想去了。

路过那个山谷，我想起难友那张惨白的死亡的脸。难友死得很难看，但死亡依旧给我诱惑。自从难友出事以来，托马斯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我们不能随便带任何器具进入俘虏营。我们的劳动工具有专门的安放间。这意味着我连死亡的机会都失去了。

石子公路已被炸得不成样子。美国兵不会走路，他们向北挺进一定得坐在汽车里，否则他们一步也前进不了。这路每天都有我军的飞机来轰炸，但炸完后，美国人就安排战俘去修筑。想起从这条路上北进的美国人在和我军作战，我为修路这样的行为感到羞耻。

托马斯对我愿意参加修路感到意外。他问我身体是不是吃得消。我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没理睬他。托马斯的目光一直跟随着我。

东北亚的冬天出奇的冷，路边的河面上积了厚厚的冰。在阳光下，冰面闪烁着华美之光。填埋道路的石块要去河对面的山谷搬。石块放到冰面上，然后，难友就可以推着石块从冰面上滑过来。托马斯要我们控制好滑动的速度，以免撞伤别人。我的目光一直盯着冰层。我用脚踹了踹冰面，冰层像大地一样坚实。我想象冰下的水，想象水中的鱼。我多么愿意自己是一条鱼。一条自由自在的鱼。我将从这里出发，游入大海，然后游回自己的祖国。

这个想象让我浑身发抖。我捧起石块撞击冰面。大地有自己的软肋，冰面也有它的穴位。我只听得“豁”的一声，冰被砸开一个口子，接着我看到一股热气从水面上涌出。热气散去，水非常的清澈。我感到自己突然变得无比柔软，我就像所罗门瓶子里的怪物，化成了一缕烟，钻入冰层之下。

死亡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托马斯又一次救了我。这一天，他一直古怪地看着我，就好像我会突然杀了他。他是见我钻入冰层而奔跑过来的。他没脱衣服就跳进冰窟窿里。当时，我的难友们都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站在冰层上，呆呆地看着这边。

我在向水下沉。托马斯粗大的手臂像一条鲨鱼那样追了上来。他的手抓住了我。我没有反抗，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不反抗，我蜷缩着。托马斯带着我缓缓上升。那一刻，我像一个婴儿一样软弱，我泪流满面。当我快浮出水面时，光线强烈得令人晕眩。我感到自己好像刚刚结束一场越野拉练，没有一点力气。我像一条死鱼一样闭着眼睛躺在冰面上。难友们冷漠地围着我，一声不吭。

托马斯叫人把我抬到他的房间。天太冷，我的湿衣服很快就结了冰。托

马斯的房间里烧着炭火。托马斯把我的衣服剥去，替我换上了一件宽大的睡袍，然后让我躺在他的床上。

我茫然地睁着双眼，身体在慢慢变得暖和，但我的心头却在打颤。我知道我的眼中此刻带着惊恐不安。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生的留恋。当我意识到自己也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之后，我对自己充满厌恶。

托马斯说：“你为什么要死？你这么年轻。”

托马斯显得有些激动，他从床下拖出箱子。他拿出一叠照片，递给我。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一看原来是韩国女人的裸照。我的头轰的一声，就像一颗炸弹在脑子里炸响，我于是什么也看不清，只看到血肉模糊的一堆。很久以后，我再次回忆那些图片，我才依稀记得那些光溜溜的大腿和胸脯，但它们是分离的，就好像我的神经系统分裂了，无法把它们合在一起。

托马斯说：“你为什么要死呢？你瞧瞧这些美人儿，生活是如此美好。”

我闭着眼睛，想，这个美国佬真他娘的是个下流坯。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弄来这些照片的，这个人一定糟蹋过不少朝鲜姑娘。我参战前，听老兵们说过，美国人的口袋里往往放着一些裸体女人照，要么是爱人的，要么是明星的。总之，美国人都很流氓。

托马斯见我闭着眼，愤怒地把照片摔到我的头上。我用手把这些照片挡了回去。托马斯像是很心疼他的照片，弯下高大的身躯，捡拾散落在地的照片。

我说：“你太下流了，你太太要是知道你这样，肯定饶不了你。”

托马斯露出天真的笑容，那双眼睛有着孩子般的纯真，他说：“她只会更加爱我。”

托马斯的坦然，超出我的经验。我想，我如果藏着这样肮脏的东西，我一定不敢拿出来给人看，如果被人发现了，我一定会觉得无脸见人，羞愧难当的。但这个美国鬼子神情自若。我感到他的态度刺痛了我，令我郁闷和愤怒。我不想再看见这个流氓。我从床上爬起来，披上自己的湿衣服，冲出了托马斯的房间。

托马斯说：“你这是干什么？你们那间屋子是多么冷啊。”

那些裸照一直停留在我的脑子里。我怎么驱赶都无法让它们在意识里消失。当天晚上，我没睡着，脑子里都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的整个身子像是沸腾了一般，既柔软又紧张。我想，我看来是中毒了。我感到害怕。可我无力抵御它们。我后来就不抵抗了。我的心突然变得安详起来，我的身子

也舒展开来。我像是落在温暖的水中，生命的感觉突然降临，泪水夺眶而出。

我的身体一直非常灼热。我不知道自己后来是睡着了还是失去了意识，有一些幻觉一直缠绕着我，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后来，我才知道那夜我烧得厉害，烧得我失去了知觉。等我醒来的时候，我躺在一间简陋的病房里。醒来的一刹那很奇妙，最初感到自己的身体没有重量，轻如鸿毛，四周光线强烈，后来，光线慢慢暗淡，我的身体也变得越来越沉重。一种无力的沉重。托马斯站在我的身边，他见我醒来，显得很高兴。他告诉我，我得了伤寒症。

“不过，你放心，医生已经给你注射了氯霉素。”托马斯说。

治疗伤寒是个漫长的过程。但我的体质好，恢复非常迅速。美国人不是人人都像托马斯那样好心肠。这是一个专门收治俘虏的治疗所，有时候一整天美国人都来看我一下。托马斯倒每天来看我一次。他一来就摸我的额头，就好像他是个医生似的。

“我懂医。”托马斯说，“我父亲是个教会医生。”

我知道美国人相信上帝，他们的部队中也有教士。在一次行动中，我们还抓到过一个美国传教士。他胆子特别小，见到我们就把手举得老高，恨不得举到上帝那儿。头几乎埋到了土里。他说，他只是个教士，他反对战争。

也许是因为生病，我显得很软弱。我对托马斯也不再像以前那么讨厌，有时候，也会同他聊聊家常。我问：

“你信上帝吗？”

托马斯摇摇头，他天真的眼里浮现一丝困惑。他说：“不知道。”

“你呢？”他反问。

“不信。”

“我开始信的。我小的时候每个星期都要去教堂。我是我们那个教区的童子军成员。每周都去做义工。”托马斯说到这儿，停了一下，说，“后来，我就有点疑惑，我不怎么去教堂了。我父亲为此非常伤心。”

“你太太是干什么的？”我问。

托马斯见我问这个问题，一脸快活。他说：“我太太很了不起，她是一位教授，是专门研究性的。”

听到托马斯说他的太太是研究性的，我的头大了。怪不得托马斯这么下流。我想，托马斯接下来肯定要说出下流话了。我赶紧转移话题：

“我什么时候回难友们那里？”

“待在这里不好吗？”

托马斯不知道我内心的隐秘。我怕难友们怀疑我。我回去时，他们一定会用奇怪的眼神看我。这种眼神会让我感到不舒服，令我感到我的清名在他们眼神中已不复存在。

在病房呆了四天，我回到难友们中间了。我恢复得还可以，只是身体还有点虚弱。难友们去筑路的时候，我可以在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李自强很关心我。他经常从托马斯那里给我弄来一些可口的罐头。但我还是对他很不满。我听一个难友说，为了让李自强管理我们，美国人曾专门培训过他。难友们中间，只有李自强拥有一把刀子和一根棍子。当然他从来没用棍子打过一个难友。有人说，他可能已是美国人的奸细。这个我不太相信，我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们。经过这段日子的观察，我发现战俘营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美国人根本不知道难友们在想什么，他们又听不懂中国话。托马斯这个白痴倒是听得懂一些，但他把他管着的战俘当成一群听话的绵羊。想起托马斯，我又想起那些裸照。

我想再看一看那些裸照。我上次没看清楚，头脑里模糊一堆。随着身体的恢复，那些图片又开始骚扰我了。那种模糊的印象令我有再看一次的渴望。我得看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再见到托马斯时，我的这种渴望变得更为强烈。我下了好大的决心和托马斯打招呼。

托马斯见我鬼鬼祟祟的样子，警惕地问我什么事。我说没什么事。托马斯不相信，他说你一定有事。我早已憋红了脸，支吾道：

“我想看看那些图片。”

托马斯一脸天真坏笑，他在我胸脯上狠狠打了一拳。他快活地去取箱子里的照片，一脸的满意，就好像他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引诱我提出这个无耻的要求是他这段日子以来所取得的最大成就。

现在我看清楚了。我还没碰过女人。在入伍前，我喜欢过一个姑娘，她是一位护士，比我年纪大，我偷偷跟踪过她，但她一直不知道有人暗中喜欢她。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经验。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我还是看得浑身发颤。托马斯在一旁得意地笑。我的脸羞得发烧，很有点无地自容的感觉。

我回去的时候，托马斯要送我一张。但我拒绝接受。我一脸不以为然，我说：

“你以为我喜欢这种东西？我会干这种丑事？”

托马斯一脸的疑惑，就好像我是从地里突然钻出来的怪物。

我感到自己确实像怪物。因为回到自己的屋里我就后悔了。我应该带一张来。那些图片有强烈的魔力，它们占据我的脑子。这回当然更清晰了。这清晰令我有不真实之感。我想再看看图片，以验证自己的记忆。但我不会再向托马斯提这个要求了。那样的话，我真的成了下流坯。

我确实下流。我竟然这么下流。我整日想着那事。我的身体充满欲念。我看到附近兵营里那几个美国妞，眼睛都会发直。这时候，我就在心里批判自己。我经常闭着眼坐在那里，口中念念有词。我像一个打坐的和尚。难友们不知道我怎么了，不过他们对我的行为不感兴趣。我闭着眼睛，在驱赶那些图像，口中骂的是我自己。我一遍一遍说：

“你这个下流的东西。你这个下流的东西。你这个下流的东西……”

有一天，托马斯碰到我，向我意味深长地眨眨眼，说：

“现在我放心了，我知道你不会自杀了。”

我和托马斯说话的时候，李自强总是微笑地看着我们。我不喜欢这个人的笑。我虽然不认为他已变节，但我不喜欢这个人。他在托马斯面前点头哈腰的样子令我觉得丢脸。

托马斯说得对，我现在确实已经不想死了。我不想死了后，想起他救过我两次，我就对他有些感激。他给了我两次生命啊。况且我得伤寒的时候，他这么关心我。

托马斯好像很喜欢我。干活的时候，他喜欢和我说话。

有一天，筑路休息期间，托马斯来到我身边。这时，刚好有一群美国女兵走过。托马斯咽了一口口水，问：

“你还没同女人睡过吧？”

我的脸红了。

托马斯说：“你如果睡过女人，你就不会想到死了。”

那群女兵慢慢走远了，就像一群天鹅消失在天空中。托马斯显然感到遗憾。他突然回过头来，问我：

“他们说你打仗非常勇敢？”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没回答。

“我可不想杀人。”他耸耸肩，一脸自嘲，“所以，我管俘虏。”

我不置可否。

他好像对我满怀好奇。他认真地问：“你杀过多少人？”

我杀过多少人自己都记不清楚了。我白了他一眼。

他吹起口哨。他说：“同我说说没关系，我又不会报复你，你已经是美军的俘虏，我们美军优待俘虏。”美国兵都爱吹口哨。他们喜欢把自己搞得像个小流氓。他们以为这就是个性。我在心里冷笑。

我问：“你中国话说得很好，哪里学的？”

他说：“我从小学中文，我父亲本来想让我去你们国家传教的。后来，我自己都困惑。再说，你们国家成了共产国家，也没机会。”

我“噢”了一声。我想，美国人就是想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

我心里对托马斯有了一些亲近感。我总是不自觉地观察托马斯。有一天，托马斯带那群美国女兵到他的房间。托马斯高兴得像一只得到主人食物的狗。他全身的毛发都变得服帖，好像随时准备着主人的抚摸。我不知道托马斯是不是在给她们看他收藏的南韩女人的裸体照。他下流得如此光明正大，这一点令我羡慕。我做不到。我的下流是真下流。我只能批判自己。

凭良心说，托马斯待俘虏不错。因为修路消耗的体能很大，他经常向上面要求一些可口的食品给我们吃。大家也都很配合他，尽量把活干好。

我对托马斯的好感令我不安。我知道我不该如此。我从来没想过会对一个美国鬼子、一个敌人有亲近感。我在托马斯面前从来没有笑脸，眼中依旧是那种对待阶级敌人的你死我活的凶狠。我不想让托马斯知道我感激他。不能让这个美国鬼子得意了。我们之间界线分明。

有一天，在筑路的时候，李自强来到我身边。他态度十分严肃。他假装干活，对我说：

“我观察你一段日子了。我已相信你。我有事同你商量。”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看着他。我一直对李自强有点反感，他干活时的积极劲儿令我看轻他，我觉得他好像想在俘虏营里待一辈子似的。他要同我商量事情，我感到很奇怪，我平时都不理睬他。但这个人却认为自己是俘虏们的头，他当仁不让地配合托马斯管着我们。

他说：“我这样做是冒风险的，关系到这十九条生命。但我已信赖你。”

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没反应。他显然也在观察我。他想了想，又说：

“听说你是一个侦察兵？”